

我与聊城晚报的故事

李宪武：《聊城晚报》是我的好帮手

文/图 本报记者 张承斌

“从《聊城晚报》创刊起，我就是她的忠实读者。晚报的报道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，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也是好帮手。”11月10日，在市城区青年林路东昌府区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院内，正在读报的李宪武对记者说。

李宪武今年66岁，有41年党龄，已退休多年。退休后，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但是每天阅读《聊城晚报》的习惯一直没变。

“《聊城晚报》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。上至时政要闻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下至地方政府各项惠民措施的出台和落实，我关心的、想了解的，很多时候通过读报就能找到答案。”在李宪武看来，《聊城晚报》版面美观、内容丰富、可读性强，不仅有效满足了广大市民的信息需求，同时也丰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。“读报让我第一时间了解本地发生的各类新闻，如果不看报，平时跟别人聊天都插不上话。”李宪武笑称。

李宪武所在小区建成于2001年，2022年进行了老旧小区改造。改造后的小区外墙增加了保温层，并进行了粉刷；之前破旧的花砖路面变成了光滑的

水泥路面，业主生活环境更加舒适……李宪武说，小区的上述变化，和《聊城晚报》有着密切关系：“我从咱们报纸上看到老旧小区改造的相关报道后，及时跟业主们分享，和大家一起积极向社区反映小区的情况并申请改造，小区才有了这些改观。”

最近，李宪武又忙碌起来，他正和业主们一块商议小区加装电梯的事情。加装电梯首先要解决的是费用问题，也就是除政府补贴外，剩余资金各楼层业主如何分摊。“我把之前从《聊城晚报》及其他报纸上看到的关于加装电梯的报道都找了出来，开会的时候讲给大家听，特别介绍了一些改造成功的案例，这样一来大家心里就有数了，也有利于下一步工作的开展。”李宪武说。

“今年交暖气费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按原来的账号交费，但是怎么也交不上，后来还是看了《聊城晚报》的报道才知道要在原来的账号前面加三位数。”李宪武说，不仅如此，每年供暖试压开始、是否延期、供暖前后需要注意什么等，从晚报上都能了解到，一些小区暖气不热，往往也是在求助《聊城晚报》后得到解决，这些都是晚报贴近民生、服务

百姓的生动体现。

“现在人们都说看看手机啥都知道，但是我不这么认为，网络信息太零散，经常让人难辨真假。相较而言，一份报纸从新闻采写到编校印刷再到最后与读者见面，中间经过严格的审核和

校对，这种权威性和公信力是很多网络平台不具备的。”李宪武说，他将做《聊城晚报》的忠实读者，“感谢记者和编辑同志的辛苦付出，衷心祝愿《聊城晚报》越办越好，越办越出彩。”



11月10日，李宪武在阅读当天的《聊城晚报》

口述

我的古城记忆

□ 李晶

古城带给我很多独特的记忆。每次走到东关桥，我都要下意识张望，仿佛还能透过岁月的面纱，目光直达1979年。

那时候，东关桥西头，楼东大街靠近东城墙的路南，有一家新华书店和一家照相馆，记忆中这是刚从农村转学到城里的我平生见到的第一家书店、第一家照相馆。那一年，我九岁。

因为没见过，所以便觉得它们很神秘；因为神秘，便产生了距离；因为距离，而愈加神秘。

第一次进书店，是为了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

那时候除了课本，除了学校里订的《少年文艺》《东方儿童》《中国少年报》之类的报刊，哪里知道还有一个地方叫书店，可以到里面去买书呢？原来，我每次从新华书店经过，都会想，里面是干什么的呢？书店的名字为什么叫“新华”呢？直到有一天老师说我们要学查字典了，大家可以去新华书店买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我才第一次推开那扇神秘的木门，走进新华书店。这个有三四间门面的书店里，四周都是玻璃柜台，柜台里有书、文具，柜台后的几面墙上，是一排排架子，架子上整整齐齐摆放着一本一的书——原来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书可以读！原来书店就是有很多书的地方。

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书了，所以放学后总爱去书店转一圈，再跑回百米之外的大姑家。我看着那些静静站立的书，就像一个孩子看着心爱的糖果，却不敢

新华书店与照相馆

去碰触。去书店的次数多了，发现有人让售货员拿本书过来，有时直接掏钱买，有时翻翻看看又还了回去，我就知道书也是可以拿过来翻翻看看的，于是我也开始怯生生地说，请帮我把那本书拿过来。这样我就可以读上几页再还回去。有的书读几页便罢了，有的却想继续读下去，于是下次让售货员再拿同一本书。终于，有一天那个售货员用洞察一切的眼神看着我，书好看吗？

好看。

这些书是卖的。

可是我没钱。我双手捧着把书还给他，他迟疑了一下，说，你可以再看一会儿。

但我却不好意思再看了。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跑去书店，那个和蔼的售货员就会笑着说：“这小妮儿又来了。”然后对我说，想看哪本就看哪本，不过你要爱惜，不能弄脏了。我就在衣服上使劲擦擦手，再去拿书。

书，让我在广阔的世界里翱翔，那个现在看起来简陋的新华书店，载着我最初的梦想起飞。

1992年我在济南逛了省城的新华书店，2001年我在王府井逛了北京的新华书店，才知道书店可以如此大，书籍可以如此多，如此包罗万象。

现在各种各样独具特色的书店层出不穷，在这些书店里有舒适的阅读区域，还有饮料与简餐。你可以选一本喜欢的书，再选一个舒适的座位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阅读，可以写作，甚至可以打开电脑工作。渴了饿了，点一杯咖啡、一份餐就可以了。

书店，不仅仅卖书，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空间。

书店东边，几乎就在城墙上的，是照相馆。

照相馆外面的橱窗里，有用相框装饰起来的照片，俊男靓女居多，也有为数不多的老人和孩子。照片大多是黑白的，偶有一两张放大后涂上颜色谓之彩照的，尤其吸引人的眼球。那时候谁家挂在墙上的相框里有一两张彩色照片，是很时髦的。

我们村上有个人喜欢画画，考上一所美术学校，毕业后分配到古楼北的红星影院，专门画电影海报。每次去红星影院看电影，看到贴在外面的那些海报，我就想这就是他画的吧？然后心里也就生出一种敬佩之情——一个人怎么那么厉害，可以画出这么好看的画呢？更厉害的是，这个人娶了个城里的媳妇，媳妇就在这家照相馆工作。

村里人说，你不知道谁谁的媳妇有多俊，照相馆外面摆着的就有她的照片，于是每次经过照相馆，我总要多看几眼照片上的漂亮女人，猜测哪一个村里人引以为豪的漂亮媳妇。有时候也会想，那个人会画电影海报，他媳妇还用照相吗？让他直接画就好了。

终于，我上完小学要毕业了，要去照相馆照相。我几乎是跑着去的，我盼望着见到那个传说中的漂亮媳妇，盼望着给我照相的是她。我站在照相馆前又看了一遍橱窗里漂亮的年轻面孔，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照相馆神秘的大门。

柜台后有一个陌生女子坐在那里，看见我，撩了一下眼皮儿问，照相？我点点头。

几寸？

1寸。

姓名？

我报出姓名，她在一个小纸袋上面慢条斯理地写上，说出要交的钱数，我把攥在手心里汗湿的纸钞交给她。她摆了一下头，用下巴示意我，往里走。

我沿着她下巴指引的方向，经过一个墙上挂满照片的甬道，迈进一间有些昏暗的房子。我期待房子内有奇迹出现，可是里面是一位中年男子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一副懒洋洋的样子。他坐在一个用黑布蒙着的多半人高的架子后面，指指架子前面的板凳，说，坐吧。说着打开了灯，灯光柔和地照在我身上。他钻进架子后面的黑布里指挥着我，说，往中间坐一下，好！抬头，再低一点，好！不要歪头，向右一点，好！别动了，笑一笑，好，就这样！说着他把手里像黑色橡皮球一样的东西一捏，一道亮光过后，说，好了，起来吧，一星期后来拿照片。

一星期后，我看到了照片上面部僵硬咧着嘴的自己。取了照片，我东张西望，希望看到和外面橱窗里的某一张脸相似的一张脸，最终也没有看到。

后来，东升桥头又开了一家照相馆，等到初中毕业再拍毕业照时，我们一群女生嘻嘻哈哈地在那里拍照，这时候那个漂亮媳妇已经不在我的关注范围了。

随着古城的改造与提升，东城墙根的这家新华书店和照相馆早已不复存在了。除了柳园路路上的新华书店，更多个性化的书店出现了，更多私人订制的影楼也出现了。生活向着更加丰富多彩的方向发展，老新华书店和照相馆成了古城记忆的一部分，尘封了一个时代。